



印度宗教之探索

(續完)

第三篇 塞克教

第二章 現代世界中的塞克教

第一節 塞克教派

「塞克教徒有其自己的彌塞亞，可是這彌塞亞的型態乃以塞克教為中心所塑造的。上師對其徒眾強調，非有上師為媒介，無人可以得救。因此戈賓德星格之後的教徒莫不忽視他所宣稱的人類上師的傳承業已終了，此後塞克教徒應在阿迪格蘭斯中尋求指導的說法……①。」

在藍吉特星格大王的統治下，西旁遮普的印度教徒受到了塞克教的影響——有少數人一方面接受帕呼爾格蘭斯的說法，另一方面仍自稱為印度教徒。達爾達斯 Dyal Das (死於一八五五年) 出身這個塞克教——印度教區，他宣稱自己為尼蘭卡利 Nirankari——「無形的」創造主的追隨者。他放棄黃金商人的生涯，自立為上師，同時聚集徒眾。這些人自稱為尼蘭卡利，受到塞克教徒和印度教徒雙方的排斥。因此被迫建立其自身禮拜的處所。達爾達斯死後，「他的芒鞋成了崇拜的目標」而「被置於格

蘭斯旁的聖壇上」，人們可以在尼蘭卡利總部的廟裏見到這雙芒鞋②。其後達爾達斯的兒子繼承了領導權，除了創始發布「通諭」的制度以外，又把有關生育、婚姻及死亡的儀式標準化。一八九一年的人口統計顯示尼蘭卡利數約五萬——其中一萬二千為塞克教徒而三萬九千為印度教徒③。今天該派的人數約畧依舊，不過「尼蘭卡利所以為尼蘭卡利的特色急速消失，可能在今後幾十年內融入其所自出的印度教或塞克教內④」。他們和正統塞克教間主要的區別有二：一是他們對原來的十位上師以外的上師之崇拜，二是他們對贖武的卡爾薩之不以為然。

拉達索阿米派 Radha Soami 乃印度銀行家西武達雅爾 Shiv

Dyal (一八一八—一八七八) 所創立。他們有異於正統的塞克教徒，認為一個人必得依隨一名上師才能達於完美之境，拉達指的是靈魂，索阿米指的是上師。這個教派的人因此就以「拉達索阿米」相互稱呼。西武達雅爾雖接受印度教的要素，還是有着阿迪格蘭斯很深的影響。由他開始，塞克上師的傳承不斷。一九六〇年代，在有魅力有學識的查蘭星格 Charan Singh 大師的領導

Young On Kim 原作
無意譯

下，這一社區的成長可觀；在他們的上師誕辰之日，通常有十萬人以上聚會慶賀。他們對受教育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尤於那些有塞克教和印度教背景的人爲然。他們的廟裏不置格斯，却有一個演講台專供上師說法之用。如同尼蘭卡利，他們排斥卡爾薩，又只接受阿迪格蘭斯中頭五位上師的文字。

蘭達利派 *Nandari* 爲巴拉克星格 *Balak Singh* 所建立；不過到他所選定的繼承人 蘭星格 *Ram Singh* 時本派才嶄露頭角。除了在禮拜儀式和個人儀表方面作了改變以外，還要他的徒衆唱聖詩；他們和回教僧侶或蘇菲 *Sufi*（譯按：回教泛神論者）一樣，在進入一種至樂的狀態時，發出尖銳的高叫聲（苦克 *Kuk*），因此這一教派就以苦卡 *Kuka* 運動爲世所知。

經過一個時期以後，蘭星格的教派開始染上政治色彩。一八六三年，他有了數千名組織嚴密的羣衆，由此便傳出一則文字，其中預言「戈賓德星格上師再生爲拜尼 *Bhaini* 村的木匠蘭星格；他將復興卡爾薩，把英國人趕出印度，建立一個新的塞克王朝」⑤。可是後來他們好戰反使他們自絕於一般的塞克教區之外。虔誠的苦卡份子受到蘭星格保護牛犢之狂熱的鼓動，一八七一年在兩個城市中謀害窮苦的回教屠夫，其後在一八七二年又因企圖暴動而和英方衝突。在這兩次事件裏，都有苦卡徒衆遭判刑處死，雖然苦卡教派對白種殖民主義者的仇恨吸引了一些塞克教徒，多數人還是和英國人站在同一邊。蘭星格在牢裏關了一陣，可是他仍能讓他不識之無的徒衆覺得他們有如凱旋在望的「選民」，因此，在他坐牢的日子裏，他寫出蘇聯入侵印度和他的王朝之建立的預言。這些事既未發生，他就坦然表示他不配稱爲上師；他開始稱念印度教破壞女神的名號，作爲達成他所追尋的目標的額外助力⑥。

今天苦卡教徒形成一個獨特的團體，「只偶而參加塞克教的宗教遊行⑦。」他們過去雖曾涉及政治，却遠比他們原本所自出的塞克教更堅守那那克及戈賓德嚴格的教條。他們的廟宇陳設簡單，沒有其他塞克教禮拜之處特有的遮蓋格蘭斯的傘罩等形象的崇拜。他們的穿着樸素，有着嚴格的行爲規章，又是印度首先以

不合作（蘭星格在一八六〇年代所倡導）的方式進行自由運動的團體，這方式後爲甘地（譯按：一八六九—一九四八）採行，大獲成功。

不論他們的內心如何虔誠，他們的行動如何有效，這三項運動——尼蘭卡利、拉達索阿米及苦卡——全都未能突出他們個別的上師及特有的儀式以外而對整體塞克教作一個持久的影響。他們的運命同於其他的塞克教派⑧，乘勢興起，與時俱滅，或者融入印度的精神背景中。不過，十九世紀的塞克教倒確實需要一種努力以糾正其道德水準及純粹教義嚴重淪落的趨勢。

真正重要的改革工作有待於星格薩巴派來完成，他們的使命是雙重的：一方面他們要幫助塞克教徒適應英國人對印度的控制；另一方面他們要抵制基督教傳教士及銳不可當的印度教阿利亞薩馬吉 *Arya Samaj* 教徒的傳教工作。旁遮普的塞克教領導人達力普星格 *Daik Singh* 大王改信了基督教；他是許多加入教會者之中的第一人。據一八八一年旁遮普人口調查的統計，基督徒有四千人，到了一九三一年就增爲四十一萬五千人⑨，這些人多來自未受教育的低層階級。可是復興的印度教對塞克教的威脅遠大於基督教。一八七七年阿利亞薩馬吉派的創始人到達旁遮普，在拉賀爾設置該派的第一個中心。他雖然受到許多塞克信徒的歡迎，甚至也得到塞克教徒衆的信仰，塞克教不久之後畢竟受到該派大張旗鼓的口誅筆伐⑩。

星格薩巴派之成立原在於抵制（早先的）另一名印度教演說家的影響——他對塞克教上師多所輕視，阿利亞薩馬吉派的言行重又激起他們抗議的活動。星格薩巴得到不列顛總督及英國善意人士的合作，因而這一組織不僅插手宗教事務，還涉及教育、文學與政治等問題。他們設立學校，其中「上師語」（見二章二節）一及塞克經典是必修的；塞克教徒也受鼓勵出版書籍、雜誌、小冊子及報紙。

星格薩巴運動在一度有效地遏止阿利亞薩馬吉（的流布）並扭轉塞克教回歸印度教的趨勢之餘，意猶未足，更且大肆傳教，把旁遮普及辛德 *Sindh* 的印度教徒引入卡爾薩。可哂的是：阿利

亞薩馬吉教徒聲稱塞克教只是印度教社會中的一份子的計策徒然使塞克教徒更加強調他們判然有別的信心。換句話說，阿利亞薩馬吉逼使塞克教徒遠離印度教。雖然星格薩巴業已在一九二〇年代式微，塞克教徒對印度教徒防禦的姿態固無更改。

註釋：

- ① 枯須晚特星格 Khushwant Singh, 「塞克教徒史 A History of the Sikhs」, 一九六六年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頁一一一。
- ② 枯須晚特星格, 同書, 頁一二四。
- ③ 同書, 頁一二四。
- ④ 同書, 頁一二七。
- ⑤ 同書, 頁一三〇。
- ⑥ 同書, 頁一三四。
- ⑦ 同書, 頁一三五。
- ⑧ 參看亞契爾, 同書(塞克教徒 The Sikhs), 頁一一一—一二七。
- ⑨ 枯須晚特星格, 同書, 頁一三七。
- ⑩ 塞克教徒所作爲和回教徒及基督教徒如出一轍——他們查禁阿利亞薩馬吉首領達雅難得 Dayanand 的書, 達雅難得對三教的先知一體詆毀。他直斥那那克乃偽善者。以塞克教徒爲無知。因爲他們不懂梵文, 格蘭斯也因此而成了次要的典籍。對達雅難得而言, 吠陀即是一切: 「雅達難得大師匪夷所思的詮解, 竟能使自己及他人相信凡值得一知的事都已在吠陀裏提及, 即使現代科學最新的發明也不例外。蒸氣機, 鐵路及汽船至少已以其初胚的形態爲吠陀詩人所知, 他的論點是: 吠陀意爲知識, 有什麼東西能不爲知識所知呢?」(穆勒 Maz Muller, 「傳記隨筆 Biographical Essays」, 第二冊, 一八八四年紐約, Scribner's, 頁一七〇。)

第二節 前途未卜

今天的塞克教是印度教大海中的一個小島。若據拉達克利須南所述, 則情況尤爲不堪: 「塞克上師力圖克服的障礙, 一一重現。他們所反對的許多惡習, 再度潛入塞克社會中。俗世的顧慮腐蝕了偉大的理想①。」這種墮落由來已久, 而其爲患於今尤烈; 因其他妨礙塞克教革新的因素, 得此便如火上加油。在回教統治下, 有時對塞克教徒的頭顱定有價格。回教徒與印度教徒幾乎

不斷地想吞沒或消滅那那克的徒衆。十九世紀中葉, 藍吉特星格失勢而英國兼併旁遮普之後, 塞克教徒度過了一段慘淡的日子; 最近的一次打擊則是印度之分裂爲一個回教國家及一個印度教徒占絕對優勢的印度。這情形於塞克教不利, 理由有三:

第一、在英國統治下, 塞克教徒有其獨特的地位。英國人常利用塞克教士兵和警察去處理印度內外棘手問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 塞克教在人力和物力兩方面的貢獻都要大於印度境內任何其他組成分子。雖然英國人在某些時候有負於塞克教②, 英國人離開印度後, 受害最烈的却是塞克教。

第二、旁遮普遭受分裂的命運, 而回教徒所佔得的地區竟大於塞克教徒。這不啻說, 塞克教徒必須放棄他們的土地、他們的家園, 而在印度一切從頭做起, 新印度政府似乎沒有給他們以公平的待遇; 可是塞克教徒在逆境中却展露了他們的長處, 即使他們必須無中生有, 在那乞丐之國的印度境內, 也沒有人見過塞克教徒向人伸手, 雖然土地銳減而情況不穩, 塞克教徒仍能在短得驚人的時間中重行立足。

第三、印度逕行分裂而沒有爲塞克教徒另立家園。回教徒得到巴基斯坦, 印度教徒得到印度斯坦(譯按: 印度教徒集居地), 那麼爲什麼塞克教徒不能自立一國呢? 就枯須晚特星格而言, 這點極關緊要。如果某些塞克團體建立自己的國家的想法③不能如願以償, 那麼塞克教徒和其他人羣的混處惟有使塞克教徒的數目日益減少。要塞克教青年剪掉頭髮和鬍子, 並忽視其他卡爾薩傳統的壓力太大了。在印度的一些印度教社區裏, 乃至存在本世紀開端, 塞克教徒移殖的三個國家——英國、加拿大及美國④, 這都已是信而有徵的事實。在塞克教區自我封閉的其他國家, 例如馬來西亞或東非, 塞克教徒所受歸化的壓力就減少了。

同時, 新印度政府的作爲有破壞塞克教徒團結的傾向: 在軍中排斥跋扈兒的儀式, 在官方或半官方的行文中以印度語或英語取代旁遮普語, 對梵文、印度文及印歐語文典籍的強調乃至許多保護牛犢的社團之成立, 在在損失塞克教儀式的奉行。

枯須晚特星格如是說, 「塞克教徒想以個別的社團存在的惟

一機會是創立一個邦國，讓塞克教徒形成一個緊密團結的羣體，在其中上師語及塞克宗教之教誨是強迫實施的，並有一種尊崇他們的卡爾薩祖先的氣氛。「可是，許多印度人辯稱，一個由俗人組成的共和國早已給少數民族以完全的宗教自由的保證；如果印度允許塞克教別立一個國度，那麼其他幾個較大的少數民族（例如、唐米爾 Tamil、卡什米爾）也有理由要求完全的自治。

不過，我們不應忽視塞克教徒所獲得的地位遠非其人數所能限。有一個時期，權力非以人頭，乃以財產及勇力代表。湯恩比在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新譯的「阿迪格蘭斯」的前言中說，「發現並把握隱於印回兩教悠久的爭端下的深厚的和諧是一個高貴的精神勝利，塞克教徒大可以他們宗教的德操與起源而自豪。」⑤

註釋：

- ① 引自其「塞克聖典選」導言，頁二四。
- ② 英國人不能充份體驗塞克教徒戰爭的努力。在塞克教徒抗議美國及加拿大對塞克移民之虐待時，英國人也未能幫助他們。塞克教徒在西方遭到種族歧視，一度使他們走向馬克思主義。參看枯須晚特星格，同書（「塞克教徒史」），「懼外狂的馬克思主義 Xenophobic Marxism」。頁一六八—一九一。
- ③ 阿卡利達斯 The Akali Das 草擬了一個詳細的計劃。參看枯須晚特星格，同書，頁二〇一。
- ④ 塞克社區也在緬甸、馬來亞、星加坡、泰國、柬埔寨、菲律賓及中國出現。這些社區常由想在外闖闖天下的青年塞克教徒創始。
- ⑤ 湯恩比：「塞克聖典選」前言，頁九—十。

參考書目

- 亞契爾 John Clark Archer, 「塞克教徒 The Sikhs」, 一九四六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 馬考力夫 Max Arthur Macauliffe, 「塞克教 The Sikh Religion」, 一九六三年新德里牛津大學出版社。
- 馬屈偉 Prafhakar Machwe, 「卡比爾 Kabir」, 一九六八年新德里 Sahitya Akademi。
- 馬可里奧德 W. H. McLeod, 「那那克上師及塞克教 Guru Nanak and the Sikh Religion」, 一九六八年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
- 威廉斯 Monier - Williams, 婆羅門教及印度教 Brahmanism & Hinduism」, 一八九一年倫敦, J. Murray。

普拉特 James Bisset Pratt, 「印度及其信仰 India and its Faiths」, 一九一五年波斯頓 Houghton Mifflin Co。

拜周得星格 Bhaji Jodh Singh 「塞克教誨 Gurmati Nirnay」, 一九三六年拉賀爾。

拜周得星格, 「那那克上師教義 Gospel of Guru Nanak」, 一九七二年旁遮普語言所(旁遮普)。

枯須晚特星格 Khushwant Singh, 「塞克教徒史 A History of the Sikhs」, 一九六六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墨赫文星格, 「塞克教及其影响 Sikhism: Its Impact」, 一九七三年星加坡 Chopmen Enterprises。

斯皮爾 Percival Spear, 「牛津印度現代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India」, 一九六五年牛津大學出版社。

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譯, 「卡比爾詩百首 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 一九一五年倫敦麥米蘭 Macmillan。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塞克聖典選 Selections from the Sacred Writings of the Sikhs」, 一九六〇年紐約麥克米蘭。

後記

「印度宗教之探索」除佛教部分外，至此業已譯畢。附帶譯出有關的時事兩則。一則見於一九八五年一月七日出版的「新聞週刊 Newsweek」。

現年三十四歲的阿爾福瑞德福特 Alfred Ford 在十年前得到一個好主意：他捨棄了他享樂主義者的生活方式，加入（印度教的）賀爾克利須那派（見「內明」一四一期「克利須那意識」）並取名安巴利須達斯 Ambarish Das。上一週這位福特汽車公司的繼承人肯定了他對該教派的虔信不二：他娶了同教派的信徒——二十九歲的沙彌拉巴塔卡亞 Sharmila Bhattacharya。他們在澳洲雪梨市外舉行了那有五千年歷史的「火焰犧牲」儀式。這對新人經過半小時的唱念以後，交換了誓詞，又把米扔進婚禮的火中，接着而來的是兩百道菜的素宴（加以一個西式的、多層的婚禮蛋糕）。宴後這燕爾新婚的一對保證每月只敦倫一次——而且唯有為生育的目的行之。主持婚禮的偉須努巴達 Vishnu Pada（前電影導演，原名巴錫斯 Charles Bacis）說：「有了印度文化和西方財富，我們便能創造完美的社會」。（下轉第10頁）

，比如說，八四年五六月間，山東海濱上空出現虛懸的現代化都市，火車，汽車等景物，顯然是日本都市，那是海市蜃樓。可是普陀山上空顯現的不是現代化的城市火車汽車奔跑之象，而是金光燦爛的梵宮佛宇與頭頂上有光環，身有金光的奇異相貌的佛菩薩微笑之像，是超立體的，是向衆生接引之狀，都不類世間任何一處的廟宇，也不似欲界的人類。他們的形相是透明的，但是超立體的，是活動的，有慈悲表情微笑的，有行動的。世間並無這樣的肉身菩薩形相，也沒有這樣的金光四射的玲瓏透明廟宇，泰國的佛寺雖是金瓦，青海大金瓦寺雖是金色銅頂，緬甸大金塔是金箔，但都是固體的，不是透明玲瓏的，與空中顯現的不相同。日本與中國大陸都沒有金色透明的佛寺，怎會被熱空氣水份折射到普陀山上空？如果折射，爲什麼偏偏射在普陀山上空？又不折射到紐約上空呢？又不出現在倫敦呢？寺內的金身佛像又怎會反映到空中去呢？

所以說，佛菩薩在空中的示現，並不是一般的海市蜃樓，後者並不是從第四度空間以上來的，只是仍然是三度空間內世界的景物的折射。但是，佛菩薩的空中示現，是從四度以上，或者十度以上的時空空間來到的佛力，轉位爲三度空間色相，以方便接引世人！

當然，佛菩薩示現空中的許多被拍的照片，有真有僞，這需要冷靜和科學頭腦去判別的。

無量壽經說：「……化現其身，猶如電光。」

唯識論十：「神力難思，故能化現，化生，化佛……」

佛菩薩空中示現，只爲方便接引，其實連那空中的超立體透明金光佛像，也還是佛力幻化之色相，那空中的金光梵宮瓊樓玉宇，亦只是佛力一念幻化之相，學佛人應明白，佛經所講的一切梵宮佛宇，無色界宮殿，亦都是佛力佛心所造的幻相，我們學佛，縱得佛菩薩示現色相，亦不應以相求佛！金剛經說得極明白：「勿以相求我」，又說「有相皆妄」！若以肉身爲菩薩爲佛，就更妄了！

（上接第14頁「印度宗教之探索」）

小福特的曾祖父亨利（譯按：一八六三—一九四七，汽車製造家，首行大量生產）會不會贊成此事？阿爾福瑞德說，「我想會的。」——他在兩年前訪問澳洲時遇到他（未來）的妻子，她是雪梨的醫科學生——「曾祖喜歡一些相當開風氣之先的事情。」

另一則見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日洛杉磯時報頭版：

世界最大的民主國的領袖，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有權力的女人甘地（夫人）星期三（十月卅一日）早晨爲（兩名）塞克教徒的安全衛士（槍）殺於官邸。新、舊德里一時都成了塞克教徒與印度教徒間血腥而緊張的尋仇的舞台。

星期三晚間，甘地夫人死亡的急診室裏擠滿了血淋淋的塞克教徒（傷患）。

「我在德里以外甘哩的摩托車工廠下班回來，」受害人之一說，「他們擋住我的巴士。他們高吼我們殺了他們的母親。他們說，『消滅卡力斯坦 Khalistan。』」

（卡力斯坦是分裂主義者倡議的獨立的塞克國。）

這名傷患傳統的塞克頂髻暴露在外，其上衣血塊凝結。他說攻擊他的人以鐵管打他。當他被打時，他說，「我的心裏充滿了爲『瑪塔基 Mataji』（印度人對甘地夫人的尊稱）所感到的悲哀。她是我們的領袖，我國的首相。」

暴力事件的報告，層出不窮，主要地集中於北印度。……在北印度，「印地拉（甘地夫人名）即印度 Indira is India」的口號絲毫不假；然而北印度也是旁遮普邦以外塞克教徒最大的聚居地。

大多數塞克教徒反對她六月份對印度軍隊所下達的攻擊位於旁遮普聖城安里特薩 Anritsar 的神聖塞克金廟的命令。他們認此攻擊爲褻瀆聖靈，而許多人要爲四百餘名死在廟裏的塞克教徒復仇。他們的怒火之下藏着對甘地拒斥分裂主義者的要求的仇恨。

星期三晚上輪到她印度教的支持者發火了。憤怒的羣衆把塞克教徒從巴士及計程車中拖出，據報在首都南方有百名以上的塞克教徒受傷。